智囊/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智囊

◀上一卷

第十四卷　謬數

下一卷▶

似石而玉，以鎛為刃；去其昭昭，用其冥冥；仲父有言，事可以隱。集「謬數」。

宋太祖

宋祖聞唐主酷嗜佛法，乃選少年僧有口辯者，南渡見唐主，論性命之說。唐主信重，謂之「一佛出世」，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。

〔茅元儀曰〕

「與越之西子何異，天下豈獨色能惑人哉？」

周武王

武王立重泉之戍，令曰：「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。」民舉所最〈〔聚也〕〉，粟以避重泉之戍，而國谷二十倍。〈〔見《管子》。〕〉

〔評〕

假設戍名，欲人憚役而竟收粟，倘亦權宜之術，而或謂聖王不應為術以愚民，固矣！至若《韓非子》謂，湯放桀欲自立，而恐人議其貪也，讓於務光，又虞其受，使人謂光曰：「湯弒其君，而欲以惡名予子。」光因自投於河；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，令之間紂以亂其心，此則孟氏所謂「好事者為之」。非其例也。

管仲

桓公曰：「大夫多並其財而不出，腐朽五穀而不散。」管子對曰：「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。」桓公曰：「何哉？」管子對曰：「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，鵝鷙含餘秫，齊鐘鼓，吹笙篪，而同姓兄弟寒不得衣，飢不得食，欲其盡忠於國人，能乎？」乃召城陽大夫，滅其位，杜其門而不出。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，以予其遠近兄弟，以為未足，又收國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，皆與得焉，國無飢民。此之謂「謬數」。

〔評〕

既奪城陽之寵，又勸功臣之施。仲父片言，其利大矣！

糴賤，桓公恐五穀之歸於諸侯，欲為百姓藏之，問於管子，管子曰：「今者夷吾過市，有新成囷京者二家，君請式璧而聘之。」桓公從之，民爭為囷京以藏谷。

〔評〕

文王葬枯骨，而六州歸心；勾踐式怒蛙，而三軍鼓氣；燕昭市駿骨，而多士響應；桓公聘囷京，而四境露積。誠偽或殊，其以小致大，感應之理則一也。

范仲淹

皇祐二年，吳中大飢，時范仲淹領浙西，發粟及募民存餉，為術甚備。吳人喜競渡，好為佛事。仲淹乃縱民競渡，太守日出宴於湖上。自春至夏，居民空巷出遊。又召諸佛寺主守，諭之曰：「今歲工價至賤，可以大興土木。」於是諸寺工作並興，又新倉廒吏舍，日役千夫。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，遊宴興作，傷財勞民。公乃條奏：「所以如此，正欲發有餘之財，以惠貧者，使工技傭力之人，皆得仰食於公私，不致轉徙溝壑耳。」

是歲唯杭飢而不害。

〔述評〕

《周禮．荒政十二》，或興工作，以聚失業之人。但他人不能舉行，而文正行之耳。

凡出遊者，必其力足以游者也。游者一人，而賴游以活者不知幾十人矣。萬曆時吾蘇大荒，當事者以歲儉禁游舡。富家兒率治饌僧舍為樂，而游船數百人皆失業流徙，不通時務者類如此。

管仲

桓公好服紫，一國之人皆服紫。公患之，訪於管子。明日公朝，謂衣紫者曰：「吾甚惡紫臭，子毋近寡人。」於是國無服紫者矣。

王導

王丞相善於國事。初渡江，帑藏空竭，唯有練數千端。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。一時士人翕然競服，練遂踴貴。乃令主者賣之，每端至一金。

〔述評〕

此事正與「惡紫」對照。

謝安之鄉人有罷官者，還，詣安。安問其歸資，答曰：「唯有蒲葵扇五萬。」安乃取一中者捉之。士庶競市，價遂數倍。此即王丞相之故智。

晏嬰

齊人甚好轂擊，相犯以為樂。禁之，不止，晏子患之。乃為新車良馬，出與人相犯也，曰：「轂擊者不祥。臣其祭祀不順.居處不敬乎？」下車棄而去之，然後國人乃不為。

東方朔

武帝好方士，使求神仙、不死之藥。東方朔乃進曰：「陛下所使取者，皆天下之藥，不能使人不死；唯天上藥，能使人不死。」上曰：「天何可上？」朔對曰：「臣能上天。」上知其謾詫，欲極其語，即使朔上天取藥。朔既辭去，出殿門，復還曰：「今臣上天似謾詫者，願得一人為信。」上即遣方士與俱，期三十日而返。朔既行，日過諸侯傳飲，期且盡，無上天意，方士屢趨之，朔曰：「神鬼之事難豫言，當有神來迎我。」於是方士晝寢，良久，朔遽覺之曰：「呼君極久不應，我今者屬從天上來。」方士大驚，具以聞，上以為面欺，詔下朔獄，朔啼曰：「朔頃幾死者再。」上曰：「何也？」朔對曰：「天帝問臣：『下方人何衣？』臣朔曰：『衣蟲。』『蟲何若？』臣朔曰：「蟲喙髯髯類馬，色邠邠類虎。』天公大怒，以臣為謾言，使使下問，還報曰：『有之，厥名蠶。』天公乃出臣。今陛下苛以臣為詐，願使人上天問之。』上大笑曰：「善。齊人多詐，欲以喻我止方士也。」由是罷諸方士不用。

張良

高帝欲廢太子，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。大臣諫，不從。呂後使呂澤劫留侯畫計。留侯曰：「此難以口舌爭也。顧上有不能致者四人，四人者老矣，以上慢侮人故，逃匿山中，義不為漢臣。然上高此四人。誠能不愛金帛，令辯士持太子書，卑詞固請，〔邊批：辯士說四皓出商山，必有一篇絕妙文章，惜不傳。〕宜來。來以為客，時時從入朝，令上見之，則一助也。」呂後如其計。漢十二年，上疾甚，愈欲易太子。叔孫太傅稱說古令，以死爭，〔邊批：言者以為至理，聽者以為常識。〕上佯許之，猶欲易之。及宴，置酒，太子侍，四人者從，年皆八十餘，鬚眉皓然，衣冠甚偉。上怪而問之，四人前對，各言姓名，曰：東園公、角裡先生、綺裡季、夏黃公。上乃大驚曰：「吾求公數載，〔邊批：誰謂高皇慢士？〕公避逃我，今何自從吾兒游乎？」四人皆曰：「陛下輕士善罵，臣等義不受辱，竊聞太子仁孝，恭敬愛士，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，故臣等來耳。」上曰：「煩公幸卒調護太子。」四人為壽已畢，趨去。上目送之，曰：「羽翼已成，難搖動矣。」

〔述評〕

左執殤中，右執鬼方，正以格稱說古今之輩。夫英明莫過於高皇，何待稱說古今而後知太子之不可易哉！稱說古今，必曰某聖而治，某昏而亂。夫治亂未見徵，而使人主去聖而居昏，誰能甘之？此叔孫太傅所以窘於儒術也！四老人為太子來，天下莫不為太

子死，而治亂之徵，已惕惕於高皇之心矣。為天下者不顧家，尚能惜趙王母子乎？

王弇州猶疑此漢庭之四皓，非商山之四皓。毋論坐子房以欺君之罪，而高皇之目亦太眊矣！夫唯義能不為高皇臣者，義必能不辭太子之招。別傳稱子房辟谷後，從四皓於商山，仙去。則四皓與子房自是一流人物，相契已久。使子房不出佐漢，則四皓中亦必有顯者，固非藏拙山林，匏落樗朽可方也。太子定，而後漢之宗社固，而後子房報漢之局終，而後商山偕隱之志可遂，則四皓不獨為太子來，亦且為子房來矣。

〔邊批：絕妙四皓論。〕嗚呼，千古高人，豈書生可循規而度，操尺而量者哉！

梁儲

正德中，秦藩請益封陝之邊地。朱寧、江彬輩皆受賂，許之。上促大學士草制。楊廷和、蔣冕私念，草制，恐為後虞；否，則忤上意，俱引疾。獨梁儲承命草之曰：「昔太祖著令曰：『此土不畀藩封。』非吝也，念此地廣且饒，藩封得之，多蓄士馬，必富而驕，奸人誘為不軌，不利社稷。今王懇請畀地與王。王得地，毋收聚奸人，毋多養士馬，毋聽狂人導為不軌，震及邊方，危我社稷。是時雖欲保親親，不可得已，王慎之，勿忽。」上覽制，駭曰：「若是可虞，其勿與。」事遂寢。

〔評〕

英明之主，不可明以是非角，而未始不可明以利害奪。此與子房招四皓同一機軸。

傅珪

康陵好佛，自稱「大慶法王」。外廷聞之，無徵以諫。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，為大慶法王下院，乃書「大慶法王與聖旨」。傅尚書珪佯不知，執奏：「孰為大慶法王者，敢並至尊書，褻天子、壞祖宗法，大不敬！」詔勿問，田亦竟止。

洪武中老胥

洪武中，駙馬都尉歐陽某偶挾四妓飲酒。事發，官逮妓急。妓分必死，欲毀其貌以覬萬一之免。一老胥聞之，往謂之曰：「若予我千金，吾能免爾死矣。」妓立予五百金。

胥曰：「上位神聖，豈不知若輩平日之侈，慎不可欺，當如常貌哀鳴，或蒙天宥耳。」妓曰：「何如？」胥曰：「若須沐浴極潔，仍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，令香遠徹，而肌理妍豔之極。首飾衣服，須以金寶錦鏽，雖私服衣裙，不可以寸素間之。務盡天下之麗，能奪目蕩志則可。」問其詞，曰：「一味哀呼而已。」妓從之。比見上，叱令自陳，妓無一言。上顧左右曰：「榜起殺了。」群妓解衣就縛，自外及內，備極華爛，繒彩珍具，堆積滿地，照耀左右，至裸體，裝束不減，而膚肉如玉，香聞遠近，上曰：「這小妮子，使我見也當惑了，那廝可知。」遂叱放之。

王振

北京功德寺後宮像極工麗。僧云，正統時，張太后常幸此，三宿而返。英廟尚幼，從之游。宮殿別寢皆具。太監王振以為，后妃遊幸佛寺，非盛典也，乃密造此佛。既成，請英廟進言於太后曰：「母后大德，子無以報，已命裝佛一堂，請致功德寺後宮，以酬厚德。」太后大喜，許之，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。自是太后以佛、經在，不可就寢，不復出幸。

〔評〕

君子之智，亦有一短。小人之智，亦有一長。小人每拾君子之短，所以為小人；君子不棄小人之長，所以為君子。

賀儒珍

兩宮工完，所積銀猶足門工之費。戶、兵二部原題協濟銀各三十萬，通未用也。西河王疏開礦與採木，並奏部，久不覆。一日，文書房口傳，詰問工部不覆之故，立等回話。部查無此疏，久之，方知停閣於戶部也。戶部倉皇具咨稿，工堂猶恐見累。郎中賀儒珍曰：「易耳！」首敘「某月日准戶部咨」云云，咨到日即具覆日。復疏曰：「照得兩宮鼎建，事關宸居，即一椳一角，純用香楠、杉木，猶不足盡臣等崇奉之意，沿邊不過油鬆雜木。工無所用，相應停彩。」

〔按〕

此事關邊防西河，特借大工為名耳。爾時事在必行，公恐激而成之，故從容具覆，

但言其無所用，而不與爭，事遂寢。

工部一日得旨買金六千兩，鋪戶極言一時難辦，必誤。賠不惜也。且言戶部有編定金行甚便。公思，戶部安肯代工部買金耶？唯有協濟一項，今已不需，戶部尚未知也。時司徒楊本庵胞弟毓庵正在衡司。公夜過之，謂曰：「戶協工三十萬金，欲具題，何如？」毓庵入言於兄，出告曰：「吾兄深苦此事，欲求少減。」公曰：「戶果不足，如肯代工買金六千，則前銀可無煩設處。」毓庵復入言，本庵亟許。公歸，遂收工商買金之票。掌稿力稟不可，公叱之出。及具題，掌稿復言戶必不肯，公曰：「第上之。」既報可，戶無難色，公去部後，再有買金之事，仍如公行之戶部。而戶部怒裂其札，掌稿者竟不知所以也。

滿寵　郭元振

太尉楊彪與袁術婚，曹操惡之，欲誣以圖廢立，收彪下獄，使許令滿寵按之。將作大匠孔融與荀彧囑寵曰：「但受詞，勿加考掠。」〔邊批：惜客誤客，書生之見。〕寵不報，考訊如法。數日，見操言曰：「楊彪考訊無他詞。此人有名海內，若罪不明白，必大失民望。竊為明公惜之。」操於是即日赦出彪。初，彧與融聞寵考掠彪，皆大怒。及因是得出，乃反善寵。

郭元振遷左驍衛將軍，安西大都護。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強盛，款塞欲和。元振即其牙帳與之計事。會天雨雪，元振立不動，至夕凍冽。烏質勒已老，數拜伏，不勝寒凍。會罷，即死。其子婆葛以元振計殺其父，謀勒兵來襲。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。元振不從，堅臥營中。〔邊批：畏其襲者決不敢殺，敢殺則必有對之矣。〕明日，素服往弔，贈禮哭之甚哀，〔邊批：奸甚。〕留數十日，為助喪事。婆葛感悅，更遣使獻馬五千、駝二百、牛羊十餘萬。

〔評〕

考掠也，而反以活之；立語也，而乃以殺之；其情隱矣。怒我者，轉而善我，知其情故也；欲襲我者，轉而感悅我，不知其情故也。雖然，多智如曹公，亦不知寵之情，況庸才如解琬，而能知元振乎？

梅衡湘

梅少司馬衡湘初仕固安令。固安多中貴，狎視令長；稍強項，則與之爭。公平氣以待。有中貴操豚蹄餉公，乞為徵負。公為烹蹄設飲，使召負者前，呵之，負者訴以貧，公叱曰：「貴人債何債，而敢以貧辭乎？今日必償，徐之，死杖下矣！」負者泣而去，中貴意似惻然，公覺之，乃復呼前，蹙額曰：「吾固知汝貧甚，然無如何也，亟鬻而子與而妻，持錢來，雖然，吾為汝父母，何忍使汝骨肉驟離？姑寬汝一日，夜歸與妻子訣，此生不得相見矣！」負者聞言愈泣，中貴亦泣，辭不願徵，為之破券。嗣是，中貴家徵負者，皆從寬焉。

寧越

齊攻廩丘，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，與齊人戰。大敗之，齊將死，得車二千，得屍三萬，以為二京。寧越謂孔青曰：「惜矣！不如歸屍以內攻之，使車甲盡於戰，府庫盡於葬。」孔青曰：「齊不延屍，如何？」寧越曰：「戰而不勝，其罪一；與人出而不與人入，其罪二；與之屍而弗取，其罪三。民以此三者怨上，上無以使下，下無以事上，是之謂重攻之。」

〔評〕

寧越可謂知用文武矣，武以力勝，文以德勝。

慎子

楚襄王為太子之時，質於齊。懷王薨，太子辭於齊王而歸，齊王隘之〈〔阨之也。〕〉：「予我東地五百里，乃歸子。不予，不得歸！」太子曰：「臣有傅，請退而問傅。」傅慎子曰：「獻之地，所以為身也。愛地不送死父，不義，臣故曰『獻之便』。」太子入，致命齊王曰：「敬獻地五百里。」齊王歸楚太子，太子歸，即位為王。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，楚王告慎子曰：「齊使來求東地，為之奈何？」慎子曰：「王明日朝群臣，皆令獻其計。」上柱國子良入見，王曰：「寡人之得反，主墳墓、復群臣、歸社稷也。以東地五百里許齊，齊令使來求地，為之奈何？」子良曰：「王不可不與也，王身出玉聲，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，則不信；後不可以約結諸侯，請與而復攻之。與之，信；攻之，武。臣故曰與之。」子良出，昭常入見，王曰：「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，為之奈何？」昭常曰：「不可與也。萬乘者，以地大為萬乘，今去東地五百里，是去戰國

之半也，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，不可。臣故曰勿與，常請守之。」昭常出，景鯉入見，王曰：「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，為之奈何？」景鯉曰：「不可與也。雖然，楚不能獨守。王身出玉聲，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，負不義於天下，楚亦不能獨守，臣請西索救於秦。」景鯉出，慎子入，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：「子良見寡人曰：『不可不與也，與而復攻之。』常見寡人曰：『不可與也，常請守之。』鯉見寡人曰：『不可與也。雖然，楚不能獨守。臣請索救於秦。』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？」慎子對曰：「王皆用之。」王怫然作色，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慎子曰：「臣請效其說，而王且見其誠然也。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，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；發子良之明日，遣昭常為大司馬，令往守東地；遣昭常之明日，遣景鯉車五十乘，西索救於秦。」王如其策，子良至齊，齊使人以甲受東地，昭常應齊使曰：「我典主東地，且與死生，悉五尺至六十，三十餘萬，敝甲鈍兵，願承下塵！」齊王謂子良曰：「大夫來獻地，今常守之，何如？」子良曰：「臣身受命敝邑之王，是常矯也，王攻之！」齊王大興兵攻東地，伐昭常，未涉疆。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，曰：「夫隘楚太子弗出，不仁；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，不義；其縮甲則可，不然，則願待戰。」齊王恐焉，乃請子良南道楚，西使秦，解齊患。士卒不用，東地復全。

顏真卿

真卿為平原太守，祿山逆節頗著，真卿托以霖雨，修城濬濠，陰料丁壯，實儲廩，佯命文士飲酒賦詩。祿山密偵之，以為書生不足虞，未幾祿山反，河朔盡陷，唯平原有備。

〔評〕

小寇以聲驅之，大寇以實備之。或無備而示之有備者，杜其謀也；或有備而示之無備者，消其忌也。必有深沉之思，然後有通變之略。微乎！微乎！豈易言哉？

李允則

雄州北門外居民極多，舊有甕城甚窄。刺史李允則欲大展北城，而以遼人通好，嫌於生事。門外有東嶽祠，允則出白金為大香爐及他供器，道以鼓吹，居人爭獻金帛，故不設備，為盜所竊。乃大出募賞，所在張榜，捕賊甚急，久之不獲。遂聲言盜自北至，移文北界，興版築以護神祠，不逾旬而就，虜人亦不怪之。——今雄州北關城是也。既

濬濠，起月堤，歲脩禊事，召界河戰棹為競渡，縱北人遊觀，而不知其習水戰也。州北舊多陷馬坑，城下起樓為斥堠，望十里，自罷兵後，人莫敢登。允則曰：「南北既講和矣，安用此為？」命撤樓夷坑，為諸軍蔬圃，濬井疏洫，列畦隴，築短垣，縱橫其中，植以荊棘，而其地益阻隘。因治坊巷，徙浮屠北原上，州民旦夕登，望三十里。下令安撫司：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。久之，榆滿塞下，顧謂僚佐曰：「此步兵之地，不利騎戰，豈獨資屋材耶？」

〔述評〕

允則不事威儀，間或步出，遇民有可語者，延坐與語，以此洞知人情。子猶曰：「此便是舜之大智。今人以矜慢為威嚴，以剛愎為任斷；千金在握，而不能購一謀臣；百萬在籍，而不能得一死士；無事而猴冠，有事則鼠竄。從目及矣，尚何言乎？

何承矩

瓦橋關北與遼為鄰，素無關河之阻。何承矩守澶州，始議因陂澤之地，瀦水為塞，欲自相度，恐其謀泄，乃築愛景台，植蓼花，日會僚佐，泛舟置酒，作《蓼花吟》數篇，令座客屬和，畫以為圖，刻石傳至京師，人謂何宅使愛蓼花，不知其經始塘泊也。慶曆、熙寧中相繼開濬，於是自保州西北沉遠濼，東盡滄州泥枯海口，幾八百里，悉為瀦潦，倚為藩籬。

蘇秦

蘇秦、張儀嘗同學，俱事鬼谷先生。蘇秦既以合縱顯於諸侯，然恐秦之攻諸侯敗其約，念莫可使用於秦者，乃使人微感張儀，勸之謁蘇秦以求通。儀於是之趙，求見秦。秦誡門下人不為通，又使不得去者數日，已而見之。坐之堂下，賜僕妾之食，因而數讓之曰：「以子才能，乃自令困辱如此。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，子不足收也。」謝去之，儀大失望，怒甚，念諸侯莫可事，獨秦能苦趙，乃遂入秦。蘇秦言於趙王，使其舍人微隨張儀，與同宿舍，稍稍近就之，奉以車馬金錢，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。王以為客卿，與謀伐諸侯，舍人乃辭去，儀曰：「賴子得顯，方且報德，何故去也？」舍人曰：「臣非知君，知君乃蘇秦也。蘇君憂秦伐趙，敗從約，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。故感怒君，使臣陰奉給君資，今君已用，請歸報。」張儀曰：「嗟乎！此吾在術中而不悟，吾不及蘇君明矣；吾又新用，安能謀趙乎？為我謝蘇君，蘇君之時，儀何敢言？且蘇君在，儀寧

渠能乎？」自是終蘇秦之世，不敢謀趙。

紹興中，楊和王存中為殿帥。有代北人衛校尉，曩在行伍中與楊結義。首往投謁，楊一見甚歡，事以兄禮，且令夫人出拜，款曲慇懃。兩日後忽疏之，來則見於外室，衛以楊方得路，志在一官，故間關赴之，至是大失望。過半年，疑為人所譖，乃告辭。又不得通，或教使伺其入朝回，遮道陳狀，楊亦略不與語，但判云：「執就常州於本府某莊內支錢一百貫。」衛愈不樂，然無可奈何，倘得錢，尚可治歸裝，而不識楊莊所在，正彷徨旅邸，遇一客，自云：「程副將，便道往常、潤，陪君往取之。」既得錢，相從累日，情好無間，密語之曰：「吾實欲游中原，君能引我偕往否？」衛欣然許之，迤邐至代郡，倩衛買田：「我欲作一窟於此。」衛為經營，得膏腴千畝，居久之，乃言曰：「吾本無意於斯，此盡出楊相公處分，初慮公貪小利，輕舍鄉里，當今兵革不用，非展奮功名之秋，故遣我追隨，為辦生計。」悉取券相授，約直萬緡，黯然而別。此與蘇秦事相類。

〔按〕

蘇從張衡，原無定局。蘇初說秦王不用，轉而之趙，計不得不出於從。張既事秦，不言衡不為功，其勢然也。獨謂蘇既識張才，何不貴顯之於六國間，作自己一幫手，而激之入秦，授以翻局之資，非失算乎？不知張之狡譎，十倍於蘇，其志必不屑居蘇下，則其說必不肯襲蘇套，厚嫁之於秦，猶可食其數年之報；而並峙於六國，且不能享一日之安。季子料之審矣。若楊和王還故人於代北，為之謀生，或參之以待萬一之用也。英雄作事，豈泛泛哉？

楊和王有所親愛吏卒，平居賜予無算，一旦無故怒而逐之，吏莫知其罪，泣拜而去，楊曰：「無事莫來見我。」吏悟其意，歸以厚貲俾其子入台中為吏，居無何，御吏欲論楊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，其子聞之，告其父，父奔告楊。即縣札奏，言軍中有糞錢若干，樁管某處，惟朝廷所用。不數日，御失疏上，高宗出存中札子示之，坐妄言被黜，而楊眷日隆。其還故人於代北，亦或此意。

王尼

尼，字孝孫，本兵家子，為護軍府軍士，然有高名。胡母輔之與王澄、傅暢等諸名士，迭屬河南功曹及洛陽令，請解之，不許。輔之等一日齎羊酒詣護軍門，門吏疏名呈

護軍，護軍大喜，方欲出迓。時尼正養馬，諸公直入馬廄下，與尼炙羊飲酒，劇飲而去，竟不見護軍。護軍大驚，即與尼長假。

〔述評〕

《餘冬序錄》載，楊文貞〈〔士奇〕〉在閣下時，其婿來京。婿久之當歸，念無裝資，會有知府某犯贓千萬，夤緣是婿，賂至數千，為其求救。此知府已入都察院獄矣，楊不得已，於該道問理日，遣一吏持盒食至院，云：「閣下楊與某知府送飯。」御史大驚，即命釋其刑具，候飯畢，一切聽令分雪，遂得還職。此與王尼事同，但所釋者，名士墨吏既殊；而釋人者，畏名又與畏權勢亦異。文貞賢相，果有此，未免白璧之瑕矣！

王隨

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，甚貧，游翼城，逋人飯，被執入縣。石務均之父為縣吏，為償錢，又館給之於其家，其母尤加禮焉。一日務均醉，令王起舞；舞不中節，毆之。王遂去，明年登第，久之為河東轉運使，務均懼而竄。及文潞公為縣，以他事捕務均，務均急往投王，王已為御史中丞矣，乃封一鋌銀至縣，令葬務均之父，事遂得解。

王忠嗣

王忠嗣，唐名將也。安祿山城雄武，扼飛狐塞，謀為亂，請忠嗣助役，欲留其兵。忠嗣先期至，不見祿山而還。

謝安　李郃

桓溫病篤，諷朝廷加己九錫。謝安使袁宏具草，安見之，輒使宏改，由是歷旬不就，溫薨，錫命遂寢。

〔按〕

袁宏草成，以示王彪之。彪之曰：「卿文甚美，然此文何可示人？安之頻改，有以也。」

大將軍竇憲內妻，郡國俱往賀。漢中太守亦欲遣使，戶曹李郃諫曰：「竇氏恣橫，危亡可立俟矣。願明府勿與通。」太守固遣，郃乃請自行，故所在遲留，以觀其變。行至扶風，而憲已誅，諸交通者皆連坐，唯太守以不預得免。

〔注〕

李郃，字孟節，即知二使星來益部者。其決竇氏之敗，或亦天文有徵，然至理亦不過是。

段秀實　馮瓚

涇川王童之謀作亂，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。前夕有告之者，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，以其失節，令每更來白，輒延之數刻。遂四更而曙，童之不果發。

〔述評〕

呂翰據嘉州叛，曹翰奪其城，賊約三更復來攻，翰覘知，密戒司更使緩，向晨猶二鼓，賊眾不集而潰，因而破之。

馮瓚知梓州。才數日，會偽蜀軍將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眾，劫村民，夜攻州城，瓚曰：「賊乘夜掩至，此烏合之眾，以棰梃相擊耳，可持重以鎮之，待旦自潰矣。」城中止有騎兵三百，使守諸門。瓚坐城樓，密令促其更籌，未夜分，擊五鼓，賊驚遁，因縱兵追之，擒進斬於市，郡境以安。

〔評〕

孫臏減灶，虞詡增之；段秀實延更，馮瓚促之。事反功同，用之不窮。

僕散忠義

僕散忠義為博州防禦使。一夕陰晦，囚徒謀反獄，倉卒間，將士皆皇駭失措。忠義從容，但使守更吏撾鼓鳴角，囚徒以為天且曉，不敢出，自就桎梏。

晏嬰

公孫接、田開疆、古冶子同事景公，恃其勇力而無禮，晏子請除之，公曰：「三子者搏之不得，刺之恐不中也。」晏子請公使人餽之二桃，曰：「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？」公孫接曰：「接一搏豕肩，而再搏乳虎，若接之功，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。」援桃而起。田開疆曰：「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，若開疆之功，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。」援桃而起。古冶子曰：「吾嘗從君濟於河，黿銜左驂，以入砥柱之流。當是時也，冶少不能游，潛行逆流百步，順流九里，得黿而殺之，左操驂尾，右挈黿頭，鶴躍而出，津人相驚，以為河伯。若冶之功，

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，二子何不反桃？」抽劍而起。公孫接、田開疆曰：「吾勇不子若，功不子逮，取桃不讓，是貪也；然而不死，無勇也。」皆反其桃，挈領而死。古冶子曰：「二子死之，冶獨生之，不仁；恥人以言而誇其聲，不義；恨乎所行不死，無勇。」亦反其桃，挈領而死。使者覆命，公葬之以士禮。其後諸葛亮作《梁甫吟》以哀之。

王守仁

逆濠反，張忠、朱泰誘上親征，而守仁擒濠報至，群奸大失望，肆為飛語中公，又令北軍肆坐慢罵，或故衝導以起釁。公一不為動，務待以禮，預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於鄉，而以老羸應門，始欲犒賞北軍，泰等預禁之，令勿受。守仁乃傳諭百姓：北軍離家苦楚，居民當敦主客禮。每出遇北軍喪，必停車問故，厚與之槨，嗟歎乃去。久之，北軍咸服。會冬至節近，預令城市舉奠。時新經濠亂，哭亡酹酒者，聲聞不絕，〔邊批：好一曲楚歌。〕北軍無不思家，泣下求歸。

范蠡

鴟夷子皮事田成子。田成子去齊，走而之燕。鴟夷子皮負傳而從，至望邑。子皮曰：「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？涸澤，蛇將徙，有小蛇謂大蛇曰：『子行而我隨之，人以為蛇之行者耳，必有殺子，不如相銜負我以行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。』今子美而我惡，以子為我上客，千乘之君也；以子為我使者，萬乘之卿也。子不如為我舍人。」田成子故負傳而隨之，至逆旅，逆旅之君待之甚敬，因獻酒肉。

嚴訥

海虞嚴相公訥營大宅於城中，度基已就，獨民房一楹錯入，未得方圓。其人鬻酒腐，而房其世傳也。司工者請厚價乞之，必不可，憤而訴公。公曰：「無庸，先營三面可也。」工既興，公命每日所需酒腐皆取辦此家，且先資其值，其人夫婦拮据，日不暇給，又募人為助，已而鳩工愈眾，獲利愈豐，所積米豆充牛刃屋中，缸仗俱增數倍，屋隘不足以容之，又感公之德，自愧其初之抗也。遂書券以獻，公以他房之相近者易焉，房稍寬，其人大悅，不日遷去。

〔評〕

勢取不得，以惠取之。我不加費而人反誦德，游於其術而不知也，妙矣哉！

周玄素

太祖召畫工周玄素，令畫「天下江山圖」於殿壁。對曰：「臣未嘗遍跡九州，不敢奉詔。唯陛下草建規模，臣潤色之。」帝即操筆，倏成大勢，令玄素加潤，玄素進曰：「陛下山河已定，豈可少動。」帝笑而唯之。

〔評議〕

舉筆一不稱旨，事且不測，玄素可謂巧於避禍矣。

唐太宗

薛萬徹尚丹陽公主。太宗嘗謂人曰：「薛駙馬村氣。」主羞之，不與同席數月。帝聞而大笑，置酒召對握槊，賭所佩刀，帝佯不勝，解刀以佩之。罷酒，主悅甚，薛未及就馬，遽召同載而還，重之逾於舊。

〔評〕

省卻多少調和力氣。

狄青

陝西豪士劉易多游邊，喜談兵。韓魏公厚遇之。狄青每宴設，易喜食苦馬菜，不得，即叫怒無禮。邊地無之，狄為求於內郡，後每燕集，終日唯以此菜啖之。易不能堪，方設常饌。

王安石

王舒王越國吳夫人性好潔成疾，王任真率，每不相合。自江寧乞骸歸私第，有官藤牀，吳假用未還。，郡吏來索，左右莫敢言。王一旦跣而登牀，偃仰良久。吳望見，即命送還。

王安石自江寧辭官後，回到故居舊宅。話說有張官藤牀，吳夫人借去後就一直未歸還，郡吏多次前來索討，都空手而回。有一天，王安石就穿著鞋子跳上牀，然後躺臥其上，吳夫人見了，立即命人將牀送還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